



何文鑫摄

高银物： “铁人”的严与爱

◆本报记者 何文鑫 实习记者 梁童童

与记者见面时，高银物手上还贴着留置针。

8月23日上午，新生报到；下午，带着学生领教材，再次清洗教室。晚上7点至10点，给学生讲开学事宜，组建班委会。回到家，高银物腰疼难忍，妻子已经睡了。忍着疼坐到天明，他喊醒妻子一起去医院。检查结果：肾结石；治疗方案：住院两周，输液碎石。

“怎么办？新班级不可能缺班主任啊。”高银物今年刚送走高三，当高一班主任，同时教8个班的政治课。在他的坚持下，医生答应晚上加班给他治疗，一周治愈。

老师们送了高银物一个绰号：“高铁人”。

◆管理班级坚持“三自”

忙碌甚至拼命的状态是南溪一中55岁教师高银物的工作常态。他任政教处主任、年级主任、教研组长、区市兼职教研员，承担学科教师的培训工作，班级管理更是井井有条。

高银物说，没有什么秘诀，主要是“三自”管理：自主，学生进入高中后，引导他们会自我管理，该干什么开学之初就讲明白；自觉，就是拥有自律意识，自觉地完成相关任务，“比如自习，应该是学生自主学习，而不是老师要求他们学习。”自治，在班级管理中，班委轮流值周，分小组合作学习，考核打分以小组为单位，调座位也是以小组为单位。

他时常告诉学生：老师有老师的事，你们也有你们的事。“但学生可以随时找到我。”高银物说，既要放手，又要给学生安全感。平时多关心学生，课上一个眼神、一个手势，都是关心，时间久了学生自然与老师亲近了。

◆“要有激情才能教好”

讲纪律、讲规范时不苟言笑，但一上课，高银物像换了一个人，成了学生口中的“三高”“高大爷”“老师哥”。“刚开始，学生觉得上我的课像是听故事。”高银物说，讲课注重生活化、生动化、形象化，但绝不是抛弃深度。“书本知识是基础，老师要拓展。”高银物将教学变“注入式”为“启发式”。他不会把一节课讲满，而是留时间让学生思考。

“教书有教书的乐趣。老师首先要自己热爱教育，要有激情才能教好。”高银物说，教师个人魅力对学生的影响很大。

要想教得好，需要自己也学得好。高银物从未中断自学，无论是学历进修，还是日常教学研究。他订阅多种报刊、买书，采众家之长。学生需要，他也帮忙免费订一份。

◆“唯一遗憾的，是对女儿的亏欠”

“言传身教，就是要一视同仁爱所有学生，让他们体会‘爱’。”高银物说：“成人比成才更重要，也难怪。”他被称为“平民教师”。

小徐(化名)异常顽皮，高一时，因数次逃课、打架和顶撞老师，被处以留校察看。听说高老师有方法调教调皮捣蛋的学生，小徐父母找到高银物，请求将儿子转到他班上。高银物收下小徐并提了两点要求：一是尽可能不再惹是生非，远离之前的环境；二是每天坚持到校上课。

高银物只要发现他有一点点进步，即便是偶尔主动回答一个问题，或完成某一科作业，都及时表扬。后来小徐顺利毕业，考上大学。多年之后，当高银物与小徐相遇时，他已经是某医药公司驻西南片区的销售总代理了。

“唯一遗憾的，是对女儿的亏欠。”高银物说，女儿高考期间，他辅导学生回家已是晚上11点了，没能给女儿详细讲解某一题，结果第二天刚好考到。他颇为自责：“本来可以考好点的，都怪我没有兼顾好。”

叔友慧： 播撒阅读的种子，让生命尽情绽放

1999年，广元市东城实验学校成立，叔友慧去宣传招生，车上架起大喇叭“吆喝”，第一届只招来17名学生。20年后，学校光小学校区就有3000余学生。已是校区执行校长的叔友慧腾出自己的办公室做教室，搬到阅览室办公。

叔友慧称这是最有书香味的校长办公室。24年教育生涯，叔友慧把阅读的种子播撒进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心中。

◆“爱上书后，再也放不下”

叔友慧的外公是教师，酷爱读书。小时候常常呆在外公家，陪伴叔友慧的是几大柜子的书，“那时就觉得，读书能带给人不一样的境界。”

成为教师后，叔友慧立志推广阅读，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：没有书。家长会上，叔友慧发动家长们参加“捐一本书，享受50本书”的活动，靠着家长们的捐助，叔友慧成立了第一个班级图书角。

有了书，如何让学生爱上阅读呢？每次上课前，她会先讲一个故事，讲到情节最关键的时候，叔友慧却打住了。“这个故事我们明天接着往下读，今天表现最好的同学可以把这本书带回家，优先知道故事的结局。”叔友慧笑着说，“当他们爱上一本书后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”

在叔友慧的推动下，学校有了读书课、书吧、图书角、读书节……“无论在校园的哪个地方，只要他想读书，就能随手拿到书。”

◆“种子迟早会发芽”

“不管担任什么行政职务，在专业上我始终是一名语文老师。”叔友慧说。

她的语文课有两项作业：“三言两语”和阅读。叔友慧解释：“‘三言两语’相当于写日记，有话你可以长说，没话你就写三言两语。期末，每个孩子挑出几篇，我们把它集集成册，叫《最好的时光》。”

学生林之博在“三言两语”的作业里开始写小说。每次批阅到他的作业本，叔友慧就用红笔写：期待下一章。没想到林之博坚持下来，六年级时真写成了一部小说。

林之博上初中了，有一天，有人拿着校报兴冲冲地对叔友慧说：“你看，你们班的学生把你写上校报啦！”叔友慧一看，在一篇《一支红钢笔》中，林之博深情地回忆“期待下一章”对自己成长的影响。

去年，叔友慧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电话里传来林之博的声音：“叔老师，我考研考上啦，想着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您这个好消息。”

“教育有时候像是无心插柳，但根本上需要热爱。”叔友慧说，“因为爱孩子，所以，我随时随地都在播撒种子，这些种子迟早都是会发芽的。”

◆“青年教师的成长也需要机会”

凭着对群文阅读的精深钻研，8月31日，2020年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评选结果公示，叔友慧名列其中。

2017年，一名年轻教师从农村中学调到东城实验学校任教，一开始很不适应。班上的家长不满意，写请愿书，围着叔友慧，希望她换人。

叔友慧没有答应家长们提的要求，而是恳请道：“大家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，看她是否有变化。”一个月里，叔友慧带着团队一点一滴地指导这位年轻教师，有的专门负责指导她上课，有的专门指导班主任工作，有的专门指导布置作业……一个月下来，家长没有意见了，如今，这名教师成长起来了。

叔友慧说，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，都应在校园里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。“让每一颗种子都能够发芽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尽情绽放”是叔友慧最大的愿望。



◆本报记者 葛仁鑫 文图



何锋： 当好「善地」的见证者和建设者

◆本报记者 殷涛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6月8日，一节名为“德格县中学非遗文化课程的开发与实施”的直播课吸引了全省很多教师：从藏文书法到德格藏戏，从麦宿技艺到唐卡制作，这节精彩的讲座主讲人何锋不是德格本地人，而是一位援藏教师。

德格意为“善地”，这里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，这里的德格印经院被称为“雪山下的宝库”。

2018年9月，何锋作为成都市高新区援藏支教工作的一员，来到德格县支教，挂职德格县中学副校长。

◆因地制宜，当好“引线人”

“学校需要什么科目我都可以教，我服从安排。”一到德格县中学，何锋便向校长表态。校长了解到何锋是成都市中和中学行政办公室主任后，便让他分管学校办公室工作，一是可以发挥所长；二是为学校准备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迎检作指导。

虽分管行政工作，何锋也担任语文老师。一次作文课上，何锋发现，受语言文字、思维方式的影响，藏区学生的作文达不到初中阶段的作文要求。两周后，一堂“认清方向好赶路”的课在德格县马尼干戈初中开讲，课上，何锋结合甘孜州中考作文标准逐个分析学生作文出现的问题。“看到学生眼光里的求知欲望，与当地教师交流讨论，我就觉得做这些事很有意义。”他说。

2019年上半年，学校缺体育教师，何锋主动提出教体育。刚开始，何锋有些吃不消，在其他教师的帮助下，他逐渐适应下来。这期间，何锋指导组建了新的德格县中学国旗班。

何锋还想方设法丰富孩子们的课外活动，引进“梦想飞”网络直播课程，让孩子们与行业“大咖”对话。他常常给老师们推荐书目，开展“同读一本书”、读书沙龙等活动。

◆扶贫“造血”，当好建设者

为凸显藏区学校的文化特色，何锋决定开发一门“非遗”校本课程。一有时间，他走进德格印经院观察雕版印刷工艺，和格萨尔说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阿尼·藏文书法州级传承人三郎扎西对话。“我收集的材料都是一手资料，让孩子们感受到非遗课程是与生活息息相关，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德格县中学非遗文化课程基本建立，学生们可以在“非遗馆”练习藏文书法，进行麦宿技艺、唐卡制作。今年6月，何锋在四川省2019年“国培计划”——中西部项目紧缺领域(学科)教师专项培训上作“德格县中学非遗文化课程”的主题分享，受到广泛好评。

教育帮扶的关键是“造血”。何锋帮助德格中学完善了学校制度、课程建设工作，主持拟定了《非遗文化课程建设工作报告》《学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报告》，牵头修订并编制了《德格县中学教师手册》等。两年间，他走遍了全县26个乡镇所有的学校(教学点)，还与6名德格县中教师缔结为“师徒”帮扶关系，同时指导县中语文组成功申报省级课题，并担任主研工作。

此外，何锋联合援藏支教教师团队，定点帮扶贫困户，先后捐赠了3万余元现金和衣物、学习用具等爱心物资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他多方筹集5万余只口罩、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，为德格县中小学顺利复学复课做好准备。

今年暑假，何锋两年的援藏支教工作已经结束，但受组织调配，他继续留在德格。“援藏的经历让我一生骄傲，我是‘善地’德格的见证者，更是建设者。”他说。

闫书贵： 在土地中感悟 “种树育人”的哲学

◆本报记者 鲁磊 文/图

“搞职业教育，既要‘牵’着社会发展，又要‘挂’着学生终身成长，这‘两条线’，缺一不可，又相互交织、相互促进……”在跟青年教师交流的时候，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教师闫书贵分享这样的认知，这是他从教30年来，从土地里“刨”出来的教育“哲学”。

◆“能不能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？”

30年前，闫书贵从绵阳农业专科学校农艺专业毕业，不少农技部门抛出“橄榄枝”。在大巴山农村长大的闫书贵深知农民的不易，“农业要发展，关键靠一批有知识、眼界宽、懂技术的专业人才。”他选择回到母校苍溪职中。

农学曾是苍溪职中的“拳头专业”之一，但师资严重缺乏，那时仅3个专业教师。教学上，专业教育与生产实践脱节，“黑板上种地，黑板上养猪”成了教学常态。闫书贵的探索从解决具体问题开始。

学校有一块十多亩的果园，种植了柑橘和葡萄，由于缺乏科学管理，6年没有结过果子。闫书贵主动申请管理果园。经过科学改造和精心管理，第二年喜获丰收，产出的柑橘卖了320元，在学校引发了“轰动”。

“能不能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？”闫书贵琢磨，农学专业学生不能脱离土地，职业学校的学生必须动手、必须实践，“这条路再难都要走。”

◆“手脑并重，知行合一”

苍溪职中农学专业的学生没有假期的概念，只要专业课题没有做完，一年四季都要“埋头苦干”。育苗、栽培、嫁接、授粉……在闫书贵手把手指导下，学生们零距离接触“熟悉又陌生”的田地，第一次把课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农业实践中。

脆甜柚是苍溪本土水果品种，可它在成熟期裂果率非常高。闫书贵成立“脆甜柚裂果的实验性研究”项目组，和学生展开攻关。学生们从观察裂果现象开始，分析气候、土壤、品种、管理等影响因素，最终发现品种的先天缺陷。

有没有防治办法呢？学生们选出不易裂果的厚皮品种，通过人工授粉、嫁接等技术改变性状，在坐果期增加磷钾肥施用量，反复试验，最终解决了裂果难题。师生合作的这一科研项目，获得了县里的科技进步奖。

“学生在实践课中找到了成就感，学习热情也被激发起来。”1993年，广元地区中职考入本科院校的13名学生中，闫书贵所带的班级就占了11名。而当年的小果园，现已发展为600亩的实践基地。

◆职教发展为地方，地方发展兴职教

1998年，曾经红火一时的苍溪职中农学专业只剩5个学生。“5个学生，还办什么专业？合并到其他专业算了！”

闫书贵在专业撤销与否的意见征询会上表达了两点意见：一是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从全国范围来看，农业现代化发展还有很大不足，未来空间还很大；二是作为农业大县，农业在苍溪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中还有十分重要的位置。他认为，不管从国情或县情来看，农学教育不仅不该削弱，还应该加强，使之办出特色，办出水平。

最终，苍溪职中决定保留农学专业，并达成共识：哪怕只有一个学生，也要全力开齐、开好课程。

3年后，当年5个农学专业学生，两个考取了四川农业大学，3个考取了四川畜牧兽医学院，后来都成为相关行业的带头人。

“职教发展为地方”，据统计，目前，苍溪县半数以上的种养殖大户、农技人员都是苍溪职中的毕业生。一所中职学校，让苍溪“雪梨之乡”“红心猕猴桃之乡”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。

